

水石闲谈

闲谈

(一)

张子曰：世人谓读书十年，养气十年。他把读书、养气分为两节事件，便不是圣贤学问。夫读书所以研理，养气所以炼性，性理功夫就在读书、养气并行不悖之中。宣圣云，“学而时习之。”此便足研炼性理纯一不已处。

(二)

张子曰：陶渊明北窗高卧，自谓羲皇上人。此便足他清风峻节，守志前朝气象，特其出语高超，而人不觉耳。

(三)

张子曰：道人愿士子早完功名之照，尽乎人事，即时撒手。人能功成勇退，便为得时。所思者溺入功名场中，恋恋不休，则愚人也。

(四)

张子曰：涵养中有大学问，和平处有真性情。诸子须要容人之所不能容，忍人之所不能忍，则心修愈静，性大愈纯。

(五)

张子门：功名无大小，总要及时进退。何以能知其时凡于功名中平心一想，曰吾之功名不过止于是也，即上之，便可得其时也。抑或有不尽头处，然宁不及，毋求太过。淮阴侯不如子房公、元微之不如白香山，皆其求尽之心蔽之也。向使子房、香山亦有求进之心，则子房固不难再列台辅，香山亦可转升宰相，然安知其终不与淮阴、微之同一鲜终而已哉故知进退者，乃能称为哲人。

(六)

张子喟然叹曰：茫茫岁序，逐景漂流，吾见人寰中求名求利之辈，转瞬而拾青紫，数岁而拥丰资者，千百人中不数人。即有其人，高爵大权，难压阎罗尊者，黄金白玉，难买无常不临。又或有居富而寿、居贵而安者，终归白杨墓下，秋风潇潇，凉气惨人。其子孙不肖，又看转眼荒凉，有何益也。况乎大富大贵，骤富骤贵，多畏人妄加横逆，谩骂指摘，倘或不行善事，被人诅咒，有随口而凋零，有随口而穷困者，人人快意，个个欢心。其实天报昭彰，非人口之转移也。人能着得破，撇得开，自然不羡人富，不羡人贵，求吾安命之理，守我修真之道。人竞嚣嚣，我独默默，人皆烦恼，我独清凉，又安问人之达与不达、穷与不穷，为旁观之不平也哉！

(七)

张子曰，人寿一事，上人有定，下人有定，中人无定。中人少善少恶，天欲延之不可，天欲迫之又不可，于是任他自生自死于其中。保则生，不保则死

。故修身尚焉。修身而兼以积功累行。以企于长生久视者尚焉。若下等人，多过多恶，即修身亦不得长生，如其身上之精气而削之剥之，死之罚之而已矣。上等则不然。以上等而修长生，长生可证也；即不愿修长生，然其正气撑空，亦得联班神道；否则转投人世，亦必生入仁善之家。天理若此，有何难晓哉！

(八)

张子曰：自古忠贞节烈，杀身成仁之时，便有七返还丹景象。当其一心不动，一志不分，浩然之气立其中而生其正，任他刀锯鼎镬，都视为么魔试我，襄不动摇，我只收留义气，聚而不散，凝而至坚。火候至此，则英雄之光气亘万年而不灭也。仙家入室临炉，就要有此手段。

(九)

张子曰：人当亲在，须要及时尽孝为佳，否则亲容一去，因时追感，伤情有不可言者。今曰当秋山林中，有守制者听吾道来：“又是秋商路满林。碧云天外望亲心。黄芦白草霜中老，泪酒泉台几尺深！”试诵此诗，能弗惨然。

(十)

张子曰：人于孝道，务宜各尽天良，不能一样，却是一样。同归于“孝”字中乃可。欲免门闾之望，就宜归家奉养，欲求显扬之义，就宜矢志皇路；欲要保身为孝，就宜寡欲清心，徒托空谈无益也。二三子显扬未能，归家时少，到不如寡欲清心，体曾、孟两贤之训为善也。若不清心寡欲，只是妄想名而名不成，妄想利而利不就，妄想一切而一切不可得，形神憔悴，父母之颜状未衰，人子已有老惫之态，是欲言孝而孝亦不久，反令父母惟其疾之忧，多远游之虑，不幸而人子一死，反添父母伤悲，反使父母埋葬。由此思之，孝在何处不将为毕世之罪人也乎吾道以清心寡欲为本，实属保身之方，再加以色和颜顺，身敬意诚，则于孝有得矣。

(十一)

张子曰：儒生作茂才后，多落处馆一派。须知就馆谷以奉养，亦儒家之方便门也。然孔、孟貽后人以诗书，原不教人渔利，至后世们有此修金之事，则即此物以奉亲，正所谓小用小效者耳。然不可贪心无厌，为子孙作安闲之计，以诗书为利藪，乃不为圣贤之罪人也。

(十二)

张子曰：人欲尽忠孝，立大节，必先要清心养气。若无真心真气。必不能尽忠孝、立大节也。盖忠孝者本乎真心，大节者原乎真气。欲得真心真气，又当以静为主，乃能存得起真心，养得起真气。

(十三)

张子曰：人要寻内快活，勿寻外快活。孔子之乐在其中，内快活也。若徒

愿乎其外，是欲求外快活，而反生其烦恼也。

(十四)

张子曰：儒生家多得泄精症者，虽缘心火不纯，亦因彻夜谈笑、永夜读书，引丹田之气尽纵于口角之间，致使精失其伴，遂有此泄精症耳。善保身者，谈笑宜少，读书宜和。

(十五)

有一后生得慵软之病，张子曰，汝宜趁此冬晴，运小石砌小坞，携山锄删枯草，未馁则止。日日如此，悠游运动，若园丁然，则通身气血活而不滞也。

(十六)

张子曰：豪杰之士，做好人，行好事，只求其心之所安，并不存借善邀福之念。明明上帝，亦只有福善祸淫之道，以待常人而不举以待豪杰也。夫为善而得福，豪杰之所宜有，而非豪杰之所尽有。顾其轰轰烈烈，善作善为，以留于天壤，而千载不敝，其神食馨香于冥漠者，亦何莫非天之所以报豪杰也。吾观古来忠臣孝子、义士仁人，天折忠难之间而慨然也，而恍然也。

(十七)

张子曰：读书立品，儒者急务，而保身之道，足包立品于其中。保身着必去骄奢淫佚，扫荡邪行，故保身可包立品也。夫保身之道，自曾子传之，至孟子而光大其说。养心寡欲，持志守气，此保身之圭臬也。而修真之道，即以此为正法门。但人心蒙蔽，闻保身而以为常谈，闻修真而以为奇异。欲求修真悟道者，已难之矣。

(十八)

张子曰：一日无孔. 孟之学，天下无好人；一日无庄、老之学，英雄无退步。

(十九)

王居士云以茹素为除荤，张子曰，荤与素不同也。道家戒五荤，方书谓葱、韭、薤、蒜、芸苔，此五者辛臭散气，故字从“州”、“军”，犹言草中之兵，并主克伐者也。养气者忌之。释家重茹素，以其戒杀放生，故凡畜类之肉，皆屏而不食。世人以朔、望等日茹素，而平时仍嗜肥甘，素犹不素也。吾为茹素除荤者计，曰善口不如善心，体君子远庖之训可也。养气即能养腹，遵至人臭味之戒可也。

(二十)

张子谓忍辱、受辱二道士曰：凡人外营亦必内营，内修醇厚，外福亦加。忙中偷得一分闲，即得一分调养；静里读得一日书，即得一日好处。若只向外边奔驰，则刊落本原，愈见其薄矣。

(二十一)

张子谓卓庵曰：保身以安心养肾为主，心能安则离火不外炎，肾能养则坎水不外溺。火不外炎，必无神摇之病，而心愈安；水不外崩，必无精泄之患，而肾愈澄。肾澄则命火不上冲，心安则神火能下照，精神交凝，结为胎息，可以却病，可以延年。

(二十二)

三月三日：山中诸子浴乎锦水之湄，风乎青林之下，听子归啼，忽有木叶坠地，折叠如函，启视之，则有如鱼子兰者封裹其内。问之土人，曰：杜宇珠也。问有何用曰：弗知也。话张子戴笠逍遥而来，与二三子言曰：汝欲知杜宇珠之故乎蜀王入山之后，蜀人思之，故王命子归赐蜀民以珠。子归者，蜀王之鸟使，原名谢豹。王曰，“子归吾国，慰我人民。”故谢豹又名谢报，杜宇命之报谢云。其珠或赤或黄，或青或紫，五色无定。可辟人家鬼祟。遇鬼祟者，暗举此珠投之即散，但不可令人知觉，默念：“蜀王蜀王，珠光珠光，投鬼鬼去，杀鬼鬼亡，我持灵珠，作作生芒，无阴不尽，阴尽回阳，吾奉九天元帅命，急急如律令敕。”又云以珠之多少，卜年之丰歉甚灵。

(二十三)

张子曰：人当静养身体，素位而行，随遇而安，则心性和平，神气冲淡。

(二十四)

张子谓受辱曰：汝教小子须严约束，否则性气一坏，长大来汝又恨他，是自爱之而自弃之也。

(二十五)

张子偕云石、卓庵辈，冬寒时节，走乱山中，遇见鬼语啾啾。问之土神，则皆人之祖灵父魄。阴森肃杀，坟墓萧条，棺槨颓坏，衣冠骸体俱受寒侵，怜之者能无骨悚心酸此古人所以有省墓送寒衣之事也。

(二十六)

张子谓山中人曰：夏日宜早起用功，日出后觅微凉处收心静坐，切勿向日中大热时去睡，睡而不昏犹可，睡而昏者，精液化汗而出，可惜可惜。

(二十七)

张子曰：吾昨游两界山，见有老妪坐崖而笑，笑已又哭，心异为妖狐，既而落崖而毙。趋前视之。已为雷击，盖千年狸妖也。吾不知其何为，询之火车灵官，云曾食人，故击之耳。夫两界山当青天白日之地，尚有此物，况深僻荒山哉！

(二十八)

张子喟然曰：世人朝夕奔波，总云不得已，其实有何不得已，惟心中有不

得已，故常言不得已耳。且今不得已，而将来必已，老矣死矣，此之谓已，何不得已之有哉！诸子有明哲知几者，从此已之。

（二十九）

张子谓调理劳瘵者曰：夫人治病要心静，要心平，要心缓，不可希图速效。服药不加病，即足速效。然后一日微好，二日微好，三日渐好，虽属迟缓，比那逐日添病、转眼即亡者，又不啻有天渊之隔。

（三十）

张子游岳云之上，止吟风之馆，而与诸生言曰：今日山清人静，心远地偏，洵是难得风景，诸子各赋新诗，再命涵虚子一弹再鼓，以助吟兴，不亦乐乎！人即不能鼓琴，亦须善学听琴，以消其一切_レ宛_レ宛_レ浊浊之私欲，糊糊涂涂之妄想。静听琴声，如游太古，声籁俱沉，旷然遐思，超然绝俗，泠然善，悠然深，如我亦在鼓琴之间，忘乎尘事，与虞、周相遇，与孔、孟相见，伯牙、子期又其后焉，乃为上等幽人，否则俗人耳、浅人耳，何足共居！吾极爱此金秋之气，至清至肃，安得携一壶酒、一张琴、一枝笛，登陟乎高峰之顶，笑玩大地山河，烟滂滂，云淡淡，看日暖暖之村墟，波渺渺之长川。彼时笛声起乎林梢，琴声发乎石上，酒气通乎红泉碧嶂之间，山禽自鸣，空翠洒落，真快事也。不知诸子亦有此兴趣否

（三十一）

张子谓老年道士曰：汝辈到今日年纪，须要死心踏地做功夫，俗事以“莫管他”三字为主，则万念冰消。凡人身中皆有窍，窍中皆有生气，若无生气，安能保护形躯？只是有气发生而人不知静察耳。今为汝说八句闲话，以当暮鼓晨钟。人要懂点窍，知点几，留点神，下点气，你便想得穿，看得破，做得事，成得人。此是无心之谈，即是汝等当用心学问。定为心，静为神，虽有窍而心不定于其中，何从知几乎

（三十二）

张子谓山居道流曰：回翁招人向道，其中有无限婆心。在人固恐难成，此千古学问之同病，然而冲天有志，道亦不阻英雄也。人怕软弱不振，若打起精神，祖师亦必默助。

（三十三）

张子谓山中隐者曰：人在山中称隐，须要知山林之乐。夫山林之乐，又不在于山林也，在有以乐乎山林者，而后山林助其乐。与山林相安于空空静静、幽幽雅雅、淡淡恬恬之中，此之谓能乐山林之乐者也。

（三十四）

张子曰：人要立刻能闲，乃为高手。若云且慢，待我屏挡数日，然后来缓

缓寻究，此便是庸夫口角，愚人心肠。

(三十五)

张子谓圆阳子曰：子能割恩爱，撤红尘，今日可定汝终身矣。以后平平荡荡，永无危险，人生至此乐哉！好天气，好山水，好亭台，好朋友，好风景，从今日起，从今日受，从今日领悟可也。

(三十六)

张子曰：仙家地理，须合丹道同悟。即如圆阳子怡云山庄，住宅一区，坐落在两山之间，不吞不吐，若开若阖，用倚粘之法，结平安之宅，真乃黄庭下、关元上之大中极也。此等天机，何人知道

(三十七)

张子曰：山静恰宜谈至道，心清惟爱热名香，此当前妙景也。吾偶拈此二语，圆阳为我续之。

(三十八)

张子谓道流曰：人要在家出家，在尘出尘，在事不留事，在物不恋物，方是道家种子。不必拘于无事，亦不泥于想事也。

(三十九)

张子戴凉叶斗篷，逍遥云外。一日闻踏歌之声自烟中来，诸生听之，盖伤大道之难传，黄冠之徒混日月也。其歌云：“光阴快快，学道迟迟。流水空山，独步寻思。只怕眼前光景，霎时间喉中气断，梦梦无知。生前梦梦无知，醒来后尚有那走肉行尸。怕只怕无常到了，骨冷堪悲。那会儿劫劫轮回，全然不晓得雨打花枝。”

(四十)

张子以韩仙渔鼓，按节传情，唱《尘海苍凉之曲》曰：“飞龙子，在天游。开口不离忠孝，往来尽是瀛洲。欲传道，把人求，叹因缘处处不偶，叹人生几个回头。风前烛，水上舟，容易熄。往下流。势利家园谁个久儿孙交好尽成仇转眼便落无常手，荒烟蔓草埋髑髅。樵人伐木往来走，牧童磨坏碑石头。问野人此是谁家墓道，几句不知不知，鬼泪啾啾。噫嘻乎！骑鹤仙人归去休。”

(四十一)

张子出清微天界，入淡远山中，弟子数人，烹泉款洽。先生曰：呈今以《混元仙曲》戏赠圆阳，众生为我歌之，添作林泉佳话也。是时李山樵敲唤龟之竹，杨居士椎招风之琴，刘野人按行云之板，遂为先生唱曰：“圆阳道士真游戏，访道抛官如敝屣。八年失偶梦孤栖，夜凉铁枕寒鸳被。看容颜白了髭须，论年华犹馀生意。我劝你，早觅黄婆，娶个娇妻。男下女颠倒坎离，雄做雌调和神气。天台仙子的温柔媚，张果老儿的美丽妻。美丽妻，温柔媚，洞房中不知

天地。性情交感，命共眉齐。浑浑沦沦，那时才见你真心；恍恍惚惚，那时才见你真意。这道情是你的初步仙梯。笑呵呵传与你，三丰道人走笔题。”曲终，见亭前月白，楼外天青，环坐石坛，相视而笑。

诗谈

(一)

张子曰：《书》曰：“诗言志”。注曰：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”。是知志也者，乃人心中之灵性；诗也者，特灵性之流露也。神仙七返九还，炼此虚灵妙性，以成万古不死之谷神，见于日月光气之外则有象，隐于日月光气之中则无形。神之所至发为诗，歌诗不同，灵性有各异也。吾尝与诸仙往来旷野，出没烟霞，每见群真妙句，辄心记而笔存之，以入于《水石闲谈》之类。

(二)

吕翁诗提笔甚高，发声最朗，游行之句，美不胜收。今录数首，以见先生灵性不与人同也。《七夕游岳云仙院》云：“始罢缑山宴，重来古寺游。疏风悟叶院，细雨豆花秋。远嶂云初敛，长天雾乍收。新凉今若此，玉笛倚高楼。”〈过武昌城楼〉云：“武昌城郭敞依然，楚国人家近水边。槛外大江淘日夜，阁中长剑倚云天。词人坐啸南楼月，渔父歌回西塞烟。吹笛老翁闲更甚，朗吟一曲响千年。”〈同韩清夫游匡庐六绝句〉云：“云外庐山九叠青，开窗对嶂读《黄庭》。个中有景何人识抛卷翻身入翠屏。”“雨后新笙绿浸人，径趋深处避红尘。韩笙吕笛双双度，一样仙音两化身。”“陶然何处不陶然，在地逍遥似在天。瀑布倒流三百丈，一时清气满崖边。”“信口歌成信手题，剔残苔藓翠高低。忽闻梵鼓来烟际，林木葱笼过虎溪。”一字诗顾一字飞，天边黄鹤载余归。坛前有客唯留我，心似闲云人翠微。”“唤起眠龙出海门，须臾天际雨翻盆。长空一剑又飞去，潘看东南树影昏。”俱清朗可爱。

(三)

性灵与回翁相近者，莫如韩清夫先生，有〈闲吟〉一首云：“静抱没弦琴，细吹无孔笛。一弹天地清，一吹天地阔。一吹复一弹，尽是神仙曲。”〈和吕祖〉云：“虎在门而鹤在庐，瑶笙宛转笛相如。我来不是云山客，湘水之流曲折书。”语皆雄阔。

(四)

蓝采和自号长啸先生，有《答人问仙居》绝句云：“踏踏歌残便上升，岳山长啸古先生。问余近日居何处，天上神仙住玉京。”

(五)

尝见韩、蓝、曹、何《关中踏歌联句》云：“乾坤偌大似琼壶，拍板闲吟一丈夫。风雨长安春已暮，落花满地步于于。”真得把袂逍遥，一唱三叹之乐。

(六)

昆仑麻姑自号碧城仙子，其诗以丰韵胜人。有《题岳云坛三绝句》云，“跨风骖鸾下碧城，笑看云外月光清。昆仑万里天风送，摇曳琼环玉佩声。”足履青云过海山，瑶笙在手意闲闲。云中现出金霞帔，一路清吟到此间。”岳云坛上访回翁，子弟两三敲道筒。风声荡漾云声细，楼阁明灯照夜红。”又有《步虚》三首云：“我本昆仑女散仙，曾看海水变桑田。神通八极闲游戏，环佩声摇碧落边。”髻头高插美金华，拜别西池阿母家。袅袅天风吹袖带，步虚全伏紫云车。”“酝酿长生酒不难，只凭手内有灵丹。阿依本是天仙子，醉共嫦娥宿广寒。”

(七)

碧城仙姑尝师藐姑神人，一日师徒步虚，降锦江事上。神人题词云，“看江湖，势苍莽，摇得山云淡荡。隔河灯影有无中，一幅新词来笔上。意徘徊，开轩望，这亭儿甚清爽。”姑和之云：“水茫茫，山莽莽，山水轩前浩荡。雨馀蛙鼓闹堂堂，一路潮声月初上。月中来，云边望，晚风凉意清爽。”

(八)

清逸仙人在唐称诗中大家，性灵飘逸，常降于世。其《修楔节降双清阁》云：“读书迈千古，携剑干诸侯。琐琐不中意，大醉隐糟邱。黄唐原不远，秦汉如急流。忽忽眼前事，浑然无所愁。背山行吟老，颇爱谢宣楼。题诗十万首，付与天地留。我自有真宰，浩乎归瀛洲。今日谈修楔，茫茫付一瓿。海仙执简召，随风过十州。东行三神山，群真同遨游、一饮五千斗，撑肠文字流。无何有之乡，长啸去海头。”《洞天歌》云：“海山寻灵药，灵药不自海山求；乾坤运橐龠，橐龠不是乾坤鞴。金丹原是吾家物，神仙都要英雄作。夜来饮酒王母前，云道蟠桃今已熟。太白长啸安期歌，一时群仙莫我何！吾将跨虬游六合，虚空寥寥无雪迹。大风自北来，吹起寒云叠叠开。安得酒如雨，从空饮之无尽取；安得酒如泉，坐地饮之眼朝天。狂吟拍手耸方肩，问我何人李青莲！”

(九)

东坡先生仙才，与太白并峙，乘风啸月，灵性长存。有《江商送秋》诗云，“片片秋云远，茫茫秋水多。青山红树外，征雁渺关河。蓟北寒逾峭，江南气已和。小阳春甫到，迎送两相过！”《题韩清夫小像》云：“御殿承香吏，分胎吏部家。闲心忘富贵，总角趣烟霞。钵种长生果，园栽不老花。八仙同寿考，万劫抱丹砂。首叩蓝关马，胸藏赤火鸦。千秋贤叔侄，儒道两无涯。”《自题笠屐图》云：“山人故态本狂奴，醉写田间笠屐图。好句有时堪作面，闲心无日不提壶。楼头赏月邀禅客，谷口冲烟访钓徒。自去自来随自得，一声长啸入林樵。”《过东峰》云，“不到东峰久，江山仍似前。芭蕉落满地，雪意好参禅

。”《游湖口占》二首云：“细细疏烟瑟瑟波，水心亭外画船多。瑶笙十里谁家舫听得红儿唱棹歌。”“风斜雨细葛衫轻，三两银刀出水明。我爱芰荷香不断，竹西深处有人行。”《咏磨刀雨》云：“荆州洒遍雨如膏，竟为英雄励宝刀。最是武昌城下水，千秋呜咽卷雷涛。”《咏白菜》云：“清于雪水白于霜，老圃天寒一味香。却笑山僧长茹素，和脂煮出不能尝。”《自赠》云：“平生不作愁眉事，今日东坡作散仙。解向江山留胜迹，长将姓字挂云烟。”《游清道心山房》六言云：“气慧神清道在，山空人静琴幽。一榻茶烟袅袅，三分酒意悠悠。”又《些些语》词云：“清阴绕，绕落花，窗外岛声小。鸟声小，修竹一枚斜处好。翠羽嚶嚶啼彻晓，刚眠一觉。”清丽绵芊之笔，不减当年灵性，非真仙不能也。

(十)

邵尧夫儒仙也，尝见其显化士林，作《观易吟》云，“庖牺大圣人，画卦传万古。阴阳变化机，乾坤为易祖。吾隐安乐窝，天地乃同伍。窥破圣贤心，恬淡自得所。”浑浑灏灏，置之《击壤》篇中，仍然无异。

(十一)

白玉蟾仙家才子也，名山碑版，留咏甚多。每遇高人逸士，必赠以诗。其《题居易堂》云，“林下风潇潇，窗前竹密密。难得素心人，共话新秋夕。把酒醉茅堂，焚香读《周易》。琼山到此来，宾主兴无极。”又《赠圆阳山人》云，“归山隐迹话长生，日逐闲云自在行。处处回光来返照，朝朝对景要忘情。扫除尘土劳人梦，署起乾坤散客名。莫道幽居研炼苦，游心冥漠自空清。”

(十二)

张紫琼饶州人也，元初得道，诗多秀劲之作。《自赠》六言云：“心如雪夜钟声，貌似霜天梅格。白云深处闲行，那识仙家旷逸！”《咏胎息》云：“非助非忘妙吸呼，修行要解这功夫。调停二杰生胎息，再向中间设鼎炉。”

(十三)

邱长春《清秋过岳云楼》云：“浩浩天风吹满楼，峰中云气涌林邱。雨声响处檐铃杂，方丈萧然一院秋。”饶有俊逸之致。

(十四)

张紫阳《自寿》诗云：“海筹万古计芒辰，得道年来八百春。分个孩儿骑鹤去，虚空粉碎见全身。”非上真不能也。

(十五)

希夷老祖元气浑沦，有《答人问姓》五绝云：“一气淘今古，阴阳造化奇。问余名与姓，睡汉老希夷。”吾师火龙先生，不甚喜作诗，以其淡于名脊也。今记其《偶吟》一绝云：“道号偶同郑火龙，姓名隐在太虚中。自从度得三丰

后，归到蓬莱弱水东。”

(十七)

飞霞仙子余十舍女也，服神丹飞空。尝降云南紫霄观，留题一绝，款落“飞霞”而去。诗云：“久住瑶池碧玉楼，忽骑彩鹤下灵邱。世人欲问飞霞姓，曾抱金丹侍沐侯。”陆潜虚淮海人也，嘉靖中遇吕祖得道，平生著述甚富，有《老子元览》二卷，〈阴符经测疏〉一卷，〈参同契测疏〉一卷，《金丹就正篇》一卷，〈紫阳四百字测疏〉一卷，〈方壶外史〉八卷，《南华副墨》八卷。近日同门中有白白子者，注《道德经》名《东来正义》，潜虚题之云：“一注能将道奥开，重看紫气自东来。弹琴度笛真名士，说法谈经大辨才。我坐方壶玩沧海，君登圆峤压蓬莱。今朝共坐江亭上，口诵《南华》自笑呆。”盖因白白子亦作《圆峤外史》、《道窍谈》、《悟真参同杂解》诸书故也。

乩谈

(一)

或问，乩沙之术小伎也，而好者纷纷，谈者赫赫，其术果何自耶其皆可信耶否耶张子曰：昔回翁欲与涵三诸子发明此妙，而终未竟其说也，吾今特明之。乩者，稽也，稽以考信也。〈说文〉曰：“卜以问疑也。”故偏旁从“占”，正旁从“乚”。乚，古“隐”字也。〈尔雅·释言〉：“隐，占也。”注曰：“隐，度也。”疏曰：“占者视兆以验吉凶，必先隐度也。”吾谓占语成而犹待隐度，则与不占者同，何必占然亦有义隐在其中矣。天仙神仙，不喜与人言祸福，只劝人修身俟命，故言训词则无隐，言丹道则无隐，他若救人开方亦无隐，以外一切如问吉凶成败，则无不隐，其隐之意者，仍是推托他，不与之言也。否则明指其祸福，将应获福者，以为可喜而眉狂，或转福而成祸矣，又应受祸者，以为可畏而自迫，反惧祸而邀福矣。夫福也岂可邀哉惟作善可降祥耳。其隐语也，犹言不待语而易明也，抑且隐之义犹不止此。仙家自道成之后，步日月无影，透金石无声，凡人不能见，故于乩沙中草写龙蛇，千言万态，以示其不灭。然乩假术也，自古真人皆斥为方士之行，今又何为降其笔盖因近日成风，公卿士庶每多信好其术，神仙以度人觉世为切，故即借其乩，以默相天下人，以此即假成真耳。但学乩沙者有二等，一胜一败。上等以德行胜，诚感胜，因缘胜，即不善乩，仙家犹欲往度之，况其知乩乎即其机而引诱之，不用符章，自然高真降室也。下等以险恶败，虚诞败，贪欲败，彼即善乩，仙家不近之，况其冒渎乎随其乩而簸弄之，妄用符咒，反教引鬼入室也。吾辈自跳出五行以来，虽天地犹不能约束，阴阳犹不能陶铸，即欲请之，亦必礼之，于符咒乎何用！呵呵！此术士之所以欺愚人，仙家之所以恶术士也。今吾即乩言乩，即以是为乩训焉。

（二）

或又问：请乩之道，固当以德行、诚感、因缘，而不以符咒也，然南宫仙道又有以符咒役使神道者，何故曰：南宫一派虽则动用符咒，然此乃高真传授，与世人救厄除害者。此等秘录，非人间梨枣所有。即能得之，亦必推心利物，乃为功行宏深，苟或私心妄用，天帝亦加以霹雳而殒其命，夺其术矣。故虽南宫符咒，也要心恭心诚，乃有灵效。若彼乩厮符咒，则未可同日语也，况加以不恭不诚乎！诸子于此可以自明矣。

（三）

张子曰：上天原无福善祸恶之心，则降祥降殃，人自召之；上天若有福苦行祸之心，则降祥降殃，人自知之。素行善而获福，此必然之理也，即有祸焉，亦暂矣；素行恶而得祸，此必然之势也，即有福焉，亦暂矣。何必舍己外问哉！乃吾见蚩蚩者氓，祈于神则求签问卦，祷于仙则扶鸾请乩，若以神与仙为必知祸福者。迨其后验则信之，不验则疑之，其疑与信者，仍一愚人之故态也。夫神仙固知祸福，然亦何必以人心之所已知者，而重言复语之哉！其求神与仙而验者有故，善人问福而福至，恶人畏祸而祸临，若有与之相合者，然非签与卦、鸾与乩之灵也；其求神与仙而不验者亦有故，善人问祸，无祸可加，恶人问福，无福可赐，若有与之相左者，然亦非签与卦、鸾与乩之不灵也。天下之龟筮算数，皆如是耳，何不可自知哉！吾生平不喜人求签问卦、扶鸾请乩，止愿人个个修德，时时内省而已矣。

（四）

张子曰：神仙有度人之愿，假乩笔而讲道谈元者有之；神仙有爱人之量，假乩笔而劝善惩恶者有之；神仙有救人之心，假乩笔而开方调治者有之。若云判断祸福，则有人之善恶在，吾前章宣示已明，不复再论。独异者寰宇之中，闻有设乩求地理，请乩论天心之辈者，此皆方士遗风，上界正神察其奸诈，未有能逃天罚者。